



行踪集

何青 著

序

我自以为很了解何青，欣然接受为《行踪集》作序。然而，当我读完这些作品之后，才知道自己过去并不真正认识这位年过半百的长者；至少，不完全了解他散文所涉猎的题材和作品中包含着的思想。

作者似乎只创作散文，既不写小说，也难得作一首小诗。他对散文有特殊的偏爱和执著的追求，从1956年发表处女作《给向往祖国盐都的人们》起，到现在已发表一百多件散文作品，如果不是反右斗争对他的冤枉和十年浩劫对他的迫害，发表的作品恐怕远远不止如此。

有人说“文如其人”，这话不无道理。求真、

求实、求美，这是作者做人和做文一贯的主张，他的散文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和特色，在题材选择上不追求磅礴宏大的轰轰烈烈，表现手法上不故弄玄虚和矫揉造作，一言一字，都显得那样真诚和实在。他把广阔的视野凝聚到一些平常人很不注意的小事上，尤如把水份较多的咖啡浓缩，让人们去品尝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味，一种耐人咀嚼的橄榄美味。

如果把作者的散文进行分析和概括，我以为有以下一些明显的特点：

其一，有二分之一的文章是写自贡家乡的，写家乡的变迁，写家乡的今昔，这是一大特色。作者的老家在江苏无锡，十八岁参军，1949年随军来到四川盆地南部的工业重镇自贡，以后一直居住在这里，把自贡当他真正的家乡了。古老的盐都，有着中国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典型环境，这里以盛产井盐而闻名，旧社会的盐工受压迫和剥削也最深。他在盐都的土地上深切地体会到，盐场工人阶级那种翻身得解放、当家作主人的喜悦心情和无比兴奋的自豪感。他与盐工们同呼吸共命运，为工人人们的激动而激动，也为盐场的变化而高兴，正如他在《古道拾遗》中写道，“见此神话般的变

化，我心头的热血，象井里汹涌的卤水，脑海里的思绪，如卤池中翻滚的波涛。”然而，昔日盐场毕竟是一块破破烂烂、经济文化和交通落后、消息闭塞的“盆地”之盆地，一个共产党员、革命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他写出第一篇散文《给向往祖国盐都的人们》，尽管文中明显地露出初学者的嫩幼和稚气，但它真实地介绍了盐都的风貌，表达了盐场工人阶级的真情实感，很快被《新观察》采用了。第一次获得成功，无疑会增加写作的勇气和信心，后来他不断的搜集和创作，写家乡解放后蒸蒸日上和欣欣向荣的不断变化，写盐都工人阶级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和英雄业绩，写盐都神奇特殊的民间传说和风土人物，写自贡的名人轶事和地方掌故。作者怀着一颗对祖国、对家乡的忠诚和热爱，介绍自贡和赞颂自贡，向海外游子呼唤他们的爱恋之心。

其二，作者的散文对“古”别有一番热情和情趣，古庙、古道、古井、古地、古州、古灯、古物、古人，……。总之，在作者的散文中，大多体现一种古味。他这种古味，比一般散文作家笔下的古，要深重得多，也浓厚得多。以古为题，借古抒情，借古鉴今，不仅仅是他散

文中的特点，也是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作者善于把历史、现实和理想糅合在一起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的纵深感，既追求立意的新颖深刻，又力求传导出独特的趣美和情致。比如 1983 年发表在《散文》第七期上的《金碧岩》，表面上，貌似写那一千墩金光闪闪的菩萨，写农民为了获得丰衣足食对神灵的叩拜和乞求，实则写封建统治者的虚伪和农民的愚昧，同时，颂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。散文最后部分明确指出：真正的金碧辉煌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的责任制。作者作品中的“古”，不少均写到了陆游，或者引用了陆游诗词，使他的散文颇显特色，增强了作品的力度和深度。这种独特的创作现象，值得研究，令人深思。

其三，语言质朴，平易中显独到，洗练中见文采。作者的散文有他自己语言和格局的特点，它们将风光、山川、民俗、神话、传说和历史进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写景与叙事，议论与抒情，无论是写山川的秀美、物产的丰饶、人民的忍苦耐劳，作者都能立足现实，评说历史，思索未来，结合着对家乡或者对盐都历史发展的思考，揉进自己的情感，显示出一种

深沉强烈的感情力量，充满着一种哲理的思辨。而这些新颖的立意和闪光的思想，作者是通过自己简朴的语言去表达和描述的。作者的散文，毫不矫揉造作，也不单纯追求文采，十分平易和简练。显示出一种语言艺术功夫的完美和文风的端庄。

本文写毕，我在期待，期待着这个集子的尽快问世。

杨曲

1988年5月13日夜写于自贡

目 录

序

杨 曲

金碧岩.....	1
寻踪陆游荣州行.....	7
荣县探胜.....	21
地仙洞.....	30
为轆子树鼓与呼.....	34
说古道今话富顺.....	37
恐龙群窟天下奇.....	44
石头写成的史书.....	52
举世罕见的硅化木.....	59
原始角落里的桫欏树.....	62

给向往祖国盐都的人们·····	68
盐场永恒的春天·····	73
扇子坝·····	77
古道拾遗·····	80
飞翔吧！鸿鹤·····	89
忆湖口·····	97
寻幽探胜访浪井·····	101
花径漫步·····	105
鼋画池畔陆游祠·····	108
凭吊子龙墓·····	115
乌鸡白凤·····	121

游鸿山	130
《枫桥夜泊》之我见	139
好啊！晚香玉	152
清明茶	155
少壮工夫老始成	162
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的成才之道	164
走向大西南	174
写在《行踪集》后面	193



金碧岩

奇怪得很！陆游在荣州曾扬言，要把“山城老景尽供诗”，但他的诗文中却找不到对金碧岩的片言只语。确实，这里的啸台、龙岫、双溪、虎洞，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，无不进入他的诗文之中。唯独只有金碧岩，翻遍诗人著作，竟然毫无影迹可寻。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。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？

是金碧岩路远难走吗？不是的。金碧岩，不但比城北耸云山的双溪书阁、地仙洞近便，而且比东北方凤凰山麓的虎洞，和东山的啸台、

龙岫、大佛寺更近，道路也更平坦好走。

那陆游为什么舍近求远、舍易求难呢？是金碧岩没有名胜古迹可看吗？显然不是。如果说名胜古迹的话，金碧岩的名胜胜于荣州其他名胜，它的古迹也比他处更古。况且，金碧岩的名胜古迹比比皆是。左边，青阳洞，相传是黄帝和嫫祖的儿子青阳玄囂居住的地方。正由于青阳玄囂，才发现了号称“四州之胜”的啸台。要是没有他，哪来什么啸台呢？怪不得在此洞的石壁上刻有“有天地便有此山”的楷书题字。右边，万景楼，按县志所记，系五代时建筑。比著名的荣县大佛还早一百八十五年。故前人留有“好古乃寻万景楼”的诗句。中间，则有开元寺、千佛岩。

那为何陆游不到此游赏赋诗呢？是金碧岩的山水不佳、风景不美吗？更不是的。原来这里恰巧是山佳水秀、风景如画。青阳洞，比龙洞、虎洞大十多倍，可容千余人，奇妙的是洞内有清凉的泉水，和清澈见底的碧潭，味甘甜可口。此洞不仅风景幽美，而且冬暖夏凉，真是游览喝茶的绝好去处。万景楼，顾名思义，上楼可以观万般景色。

既然金碧岩风景如画，唐宋正值鼎盛时期，

来此烧香拜佛，顶礼膜拜者络绎不绝，为何陆游却不来此一游？没留下一文一字呢？岂不怪哉！其实，不表态本身，就是最好的表态！在我翻阅陆游的诗词笔记文章中，发现他对道教有浓厚的兴趣，就在他来荣州前到青城山之行，就足以得到充分的证明。诗人此行写下了，《将之荣州取道青城》、《丈人观》、《题丈人观道院壁》、《宿上清宫》诸诗和《木兰花慢·夜登青城山玉华楼》等词，以及“天下名山，惟华山、茅山、青城山无僧寺”等笔记。陆游此举，决非偶然，据史籍记载，陆游自高祖起，世代笃好道教，陆家藏书，道学就有二千卷，生长在这样的家庭，他自然也笃信道教，就不足奇了。由于宗教信仰不同，陆游当然会足不涉佛教的僧院，文不记金碧岩之胜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可是，我的万端思绪，仍在历史的长河里翱翔驰骋，我崇敬神交的陆游，他信道教固然不来朝佛，但多少善男信女，跪倒在金碧岩，祈祷佛祖保佑，消灾祛难，普渡众生，安居乐业。我眼前幻化出香烟缭绕、钟磬齐鸣、顶礼膜拜的情景，从唐、宋、元、明，一直延续下来，历久不衰，然而，有谁见过菩萨显灵、佛祖降福呢？到头来，还不是风化剥蚀，只留下

逝去时代的印痕罢了。

如今的金碧岩，成了历史文物、石刻艺术、游览胜地。清光绪年间郭涸所题“金碧岩”三个篆书大字，依然刻在金碧岩的石壁中央。正在人到此间疑无路之际，恰好一洞穿岩顶峰巅，别开景致在面前。这洞名叫：“穿天洞”，进口就在“金碧岩”题字右下方，洞口高二丈，宽五尺余，洞长五米，到此好象到了尽头，已要头碰南墙了，不料，却极尽曲径通幽之妙趣，一个九十度的右转弯，拾级而上，到达“一线天”，在这四面陡削的石壁之中，一道明亮的光柱从天而降，抬头可见深远的青天、浮动的白云、翱翔的苍鹰。登上百级石梯，才临南山顶巅，顿时豁然开朗，觉得天广地宽，极目远眺，迷人风光，尽收眼底。这穿天洞、一线天，可以说是出入意外、饶有情趣的游览胜地。清末著名词人、书法家赵熙有诗赞道：“一洞穿岩出，天光见白云，莓苔满壁合，鹰隼逆风闻，万绿高低树，全山要害军，君看此城郭，掌上数螺纹。”这诗，书写石刻于洞口右上方，堪称赵字书法的珍品，特别值得书法爱好者一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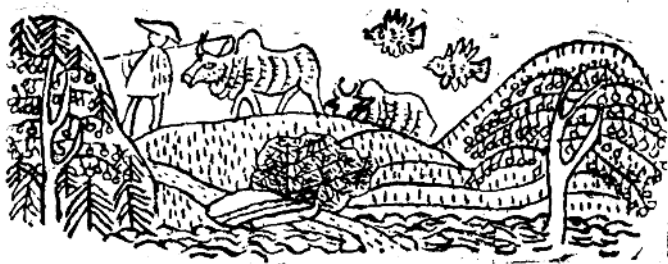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难道这就是金碧岩所以称道金碧岩的全部含义、全部真谛了吗？我的回答，是否

定的，至少可以说是极不完全的。因为，世代祖居在金碧岩上的农户，他们虔诚地焚香点烛，礼拜最勤，但都没有超脱苦海，没有摆脱饥寒。这种状况，正如陆游在《僧庐》诗中尖锐指出的那样：“僧庐土木涂金碧，四出征求如羽檄”，“杰屋大佛无时止，安得疲民免饥死？”放翁在故乡山阴所写的这首诗，直接明确地表明了他对推行佛教，修建寺庙，剥削农民的愤慨和憎恶。从这里我们不难找到诗人为什么不到金碧岩游赏，他为什么没留下吟诵金碧岩的诗文的答案了；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佛像、寺庙金碧辉煌的背后，恰巧掩藏着农民暗淡凄苦的生涯。逝去的时代，必然造成爱国诗人的悲剧，诗人一生追求的“桃花源”境界，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。新的历史时代，给人民带来了喜剧，超越了诗人理想的境界，金碧岩，虽然寺院凋零，佛像冷落，但是农民继土地回老家，互助合作化之后，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，走上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、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康庄大道。喜见神州大地，同是草绿花鲜，欣欣向荣。这才真正是名符其实的金碧辉煌啊！而且，辉煌的业绩，必将在青史上留下金碧的大字。

作为陆游的后辈，我们是不能忘记他临终

“毋忘告乃翁”的嘱托的。象他这样一位爱国诗人，当他得知今日祖国的统一繁荣，人民的康乐富强，他将会多么高兴啊！我想，他定然会一反常态，立即赶到金碧岩，也一定会诗兴大发，写下金碧辉煌的新诗章。

1983年2月9日





寻踪陆游荣州行

“眼看佳山水”、“山城老景尽供诗”，这是陆游赞美荣州的诗词。他有不少诗词，写尽了荣州秀丽的景色。优美的风光，往往能催发文思，润孕文人的笔墨；名家的诗文，又总是给山川扬名，赋予诱人的魅力。我想沿着陆游的履痕，寻踪觅迹，看看诗人到过的遗址，找找放翁构思的诗魂，是多么饶有情趣啊！这已是心驰神往很久了。过去古荣州，如今称荣县，虽和自贡市毗邻，却属内江专区，未便成行，划归自贡三年了，才逢工作之便，巧遇春暖花开之时，

实现了寻踪陆游荣州行之宿愿。

陆游到荣州，是宋朝淳熙元年的冬月初，至次年正月初十离去，历时七十天。从他的《入荣州境》到《别荣州》等大量诗文中，可窥见诗人的满腹心事、悲愤情怀、炽热憧憬，和他对荣州山水草木的无限深情。在诗人的笔下，荣州是一个森林密布、鸟雀栖飞、狐兔出没、民风淳朴的诗书之乡。

时光流逝，沧桑巨变，这里早已面目全非。但仍不失为诗书之乡。清末被被誉为“风调冠绝一时”的著名词人——赵熙，就是荣县人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，也是荣县人。吴老在革命和学术上的业绩，更是众所周知，有口皆碑。

陆游在荣州，居于高斋。他在诗文中说得很明白：“因子城作楼观，曰高斋，……余留七十日。”对高斋，诗词中作了这样的描写：“栏干几曲高斋路，正在重云深处。”“下临山村，萧然如世外。”这“画楼”在“郡治之西”。所以，高斋，也即西楼，故有“赖有西楼着此翁”之句。这高斋，居高临下，远眺近视都很方便，炊烟、桑枝、幽径、溪鸟、渔翁，尽收眼底，令人触景生情，诗情画意自然涌上笔端。这西楼秀丽幽